

道、法與親緣、地緣：一個地方道壇的發展

——以桃園龍安宮為例——

劉怡君
輔大宗教所博士生

一、前言

早在 1961 年，著名的學者楊慶堃（Ching-Kun Yang）在分析中國宗教的系統及其性質時，就曾提出「制度型宗教」（institutional religion）與「擴散型宗教」（diffused religion）的兩種面向。¹ 若以之觀察臺灣的道壇，往往可以發現這些傳承「道、法二門」的道士，² 一方面具有道教正一派壇靖制度及法派的傳統，表現其「制度型」的面向，卻也因其深入民間的「火居道」形式，爲了因應信眾的日用需求，與社區民眾的日常生活密切結合，也就具有明顯的「擴散型」性質。³ 而道壇既是在家設壇的方式存在於社會中，與民眾的宗教生活息息相關，便在民眾的印象中具有「修行者」和「執業者」的不同形象，而形成結合「神聖」與「世俗」於一的特殊風格。

在臺灣的道教研究史上，學者對於道壇的研究，多半著重在淵源傳承與道法科儀兩大部分，詳細的田野調查則多見於各種醮典專輯中。然而道壇本身既具有歷史傳統，又因應地域特色而形成不同的地方道法，要理解其火居的性質，就需觀察其沿革過程及箇中的各種現象與機制，才能看出其在社會變遷中，如何承襲固有傳統、如何應時而變，而能在現代社會中持續存在。故此學者李豐楙提出了幾項觀察的重點：(1)道派傳承及師派譜系、(2)修習經歷與修練經驗、(3)道士生活與社交關係、(4)知識技藝與宗教活動、(5)社會變遷與未來展望，如此便較能夠完整地探討其傳授制度、了解其宗教知識體系的形成、職業特性與社會關係網絡、在宗教行事的內容及

¹ C.K.Yang, *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 A Study of Contemporary Social Function of Religion and some of their Historical Factor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1.（有范麗珠中譯本：《中國社會中的宗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² 所謂「道、法二門」意指兼習道教正一派及閩山法教三奶派的道派傳承，就儀式而言，「道門」指道士道場科儀的演化，包括齋醮道場科儀、宮廟慶典的一些科儀法事；「法門」則指神壇中的小法法事。

³ 參見李豐楙，〈制度與擴散：臺灣道教研究的兩個面向〉，張珣、葉春榮合編，《臺灣本土宗教研究：結構與變異》，臺北：南天書局，2006，頁 233-286。

意義、以及宗教與社會的互動及展望。⁴ 若能透過一系列的田野調查，針對上述幾個焦點來觀察不同性質的道壇，相信將可更清楚地瞭解道壇在臺灣社會中的地位及功能，也可視為建構臺灣道教史的基礎工作。

桃園早期為原住民聚居之處，在史前時期，平埔族的凱達格蘭人即已棲息在南崁河流域一帶，並建立南崁社；靠山地區則有泰雅族部落。漢人進入開墾後，先取名為「虎茅庄」，後來因為村落周圍遍植桃樹，而開始有「桃仔園」之稱，又因溪澗密佈，原、漢聚居之界多有衝突，漢人便築堡防衛，因此又被稱為「桃澗堡」。⁵ 西元 1680 年以後，漢人開始大舉前來開墾，從南崁、大園、竹圍逐漸移向淡水、八里坌一帶，西元 1733 年，臺北—桃園間貫穿龜崙山道的公路打通（約今之一省道），再沿公路開闢新庄、舊路坑、桃仔園至中壢新路。至此閩人逐漸自南部北移墾拓，桃園的交通也就演變為水、陸並重的形態。⁶ 臺灣光復之後，由於桃園處於大臺北地區的邊緣，新住民也就不斷地前來定居。如今境內成為原住民、閩南人、客家人聚落皆多的多元族群匯居地，分為 4 市（桃園市、中壢市、平鎮市、八德市）、2 鎮（大溪鎮、楊梅鎮）；7 鄉（大園鄉、觀音鄉、新屋鄉、龜山鄉、龍潭鄉及復興鄉），主要可以概分為三大區域：(1)北桃園——以閩南聚落為主，包含蘆竹鄉、桃園市、龜山鄉、八德市、大溪鎮、大園鄉，以桃園市為中心；(2)南桃園——為客家聚落為主，包括觀音鄉、中壢市、新屋鄉、楊梅鎮、平鎮市、龍潭鄉，以中壢市為中心；(3)原住民居住區——以泰雅族為主，包括復興鄉全境及大溪鎮南部一帶，以角板山（復興鄉市區）為中心。

本研究所選擇的研究對象龍安宮，即位於桃園市與中壢市的交界附近，閩、客混居，其間不同族群的信仰的宗教傳統及相應的儀式習慣皆有不同。究竟是什麼樣的時、空背景促成了宮廟的創建？不同的傳統如何兼容並蓄於一宮之中？而宮廟自身隨著親緣（親屬關係）及地緣（環境因素）等不同的脈絡亦交織出什麼樣的運作模式？不同傳統之間是以何種形式並存而不衝突？在日益多元的現代社會中又如何調整以適應現代人的需求？凡此皆為本文意圖從這個地方道壇的發展所觀察的要點，亦期望能夠由此了解火居的地方道壇與社會的互動情形。

⁴ 參見李豐楙，〈臺灣資深道長口述歷史及研究〉計畫書，國科會計畫編號 NSC-98-2410-H-001-065。

⁵ 桃園縣政府編，《桃園縣志》，桃園：桃園縣政府，1988.6。

⁶ 當時的陸路以公路為主，水路則有淡水河的內陸航運和以南崁港（今蘆竹）和許厝港（今大園）為通商口岸的海運。

二、龍安宮的肇建與光復後的桃園道士圈

龍安宮位於桃園市茄苳溪畔，原來只是一間草屋，周圍全是田地，由黃文聰先生發起建立。黃家祖先原本地崇祀從大園鄉竹圍村福海宮分香而來的輔信王公，黃文聰的大伯公即擔任其乩身，後來由於年紀老邁，便由黃文聰的叔叔接替乩身之職，黃文聰則因父親十二歲就過世，很早便開始幫忙擔任「桌頭」⁷，後來因為生病又被神明「掠乩」，經過睡神桌下的訓乩之後即正式成為輔信王公的乩身。（據其子黃進坤表示：本來父親不是很願意擔任乩身，後來被神明「高等修理」之後只好答應。）⁸ 民國 30 年時，黃文聰任職鐵路道班，在基隆七堵附近與同事因避雨而巧遇一批落難的神像，原來這些神像原本是早期由福州人迎請到附近的山上奉祀，後因山崩導致廟地毀壞，幾尊神像便暫時被置放於一旁。當時避雨的三人覺得有緣，便分別向神明們擲筊，然後各自迎請擲得最高筊數的神明回來奉祀，黃文聰即請回康府王爺，作為廟中的主神。

民國 49 年因草屋老舊，信徒們決定將草屋改建為磚房，向神明稟報擲筊獲准後，便由神明「輦轎仔」來擇定地點，至民國 50 年農曆正月初六日正式入廟。當時邱家祖厝就在附近，道士邱天枝也前來幫忙蓋廟，待廟落成之後，便聘請他來駐廟，成為龍安宮第一代的駐廟道士；此外由於黃文聰的弟弟認識不少釋教（龍華派）的香花和尚，也有幾位長期前來廟中幫忙。

有了像樣的廟以後，附近的居民有需求時便會前來祈求神明，當時由於醫療環境不佳，醫療及小法的需求較大，主要的服務為：向王爺問事、求藥單、求符仔、收驚、解煞、安太歲、補運、草人脫身、安神位、栽花換斗、安胎……等，偶爾也有精神官能症者被帶來求醫。由於信眾往往希望神明能夠來家裡，所以許多法事還必須到事主家去做。另一方面，因神明靈驗，信眾每每得償所願，小名「石生」的黃文聰也開始被敬稱為「石先仔」。

除了邱天枝以外，當時桃園地區常到龍安宮的老一輩道士還有道號真澄的賴姓道士。其他年輕輩的道士由於和黃文聰年紀相差不大，有時也會到廟中閒聊，或因廟中王爺聖誕作三獻禮、舉辦禮斗、補運法會等活動而被邱天枝找來合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與黃文聰結拜為換帖兄弟的賴阿春。

賴阿春生於民國 9 年，比黃文聰略長，祖籍江西，家傳即為正一派道士，壇名

⁷ 為乩身旁邊負責協助轉達神意者，也會協助向信徒講解作法、或幫忙神明傳遞用品等。

⁸ 所謂的「掠乩」即指由神明指定某人擔任乩身，若不遵從則會被神明處罰，處罰嚴重者（如：久病不癒、莫名奇妙地卡在神桌下、意外不斷……等）往往被戲稱遭受「高等修理」。

「廣興」，兼學三奶法，道號為「太洲」；後來由於邱天枝年紀漸老，爲了接任龍安宮駐廟道士一職，又拜邱天枝爲師。由於家道中落，年僅八、九歲就開始出門爲信眾做法事，人脈頗廣，曾調過李景元、曾家、新竹、新豐一帶道士前來幫忙，也有好幾組換帖兄弟。其時桃園地區著名的道士還有：

邱望乾：人稱阿揚先，龜山天師壇的道士，叔姪輩中仍有人做烏頭。⁹ 其伯公為邱金澍，為劉厝派第 14 代弟子，與弟弟邱金潭皆拜入劉厝派第 13 代掌門劉清風（道號萬傳）門下，而與劉烏九（道號金陵，人稱烏狗先）為師兄弟。¹⁰

賴慶麻：賴阿春之親叔，住蘆竹鄉新莊村，以竹編米籬、務農為業。

賴慶福：道號「合潔」，為賴阿春之堂叔，住南崁，壇名為「應興」，全職道士，有「客仔師」的底子。毛筆字十分漂亮，許多現存的抄本都由他與賴真澄堂伯侄兩人所抄寫。

李景元：賴阿春的師兄弟，住大園。

詹姓道士：人稱「阿响師」，擅長吹龍哨。

李家：住內壠崁仔腳一帶。

曾家：桃園縣最大宗的道士家族，祖先有五兄弟都學道法，世襲為桃園市大廟景福宮的駐廟道士，勢力遍及桃園、竹圍仔、大園一帶。

妙應壇：許姓道士家族，屬林厝派，為桃園市最大宗的道士家族，年輕一輩較多，靠近景福宮，因地利之便，發展快速。

上述眾人中，除了妙應壇屬林厝派以外，其他似乎都屬劉厝派，¹¹ 可見桃園一帶的道壇傳承仍是以劉厝派的「客仔師」傳統為主，即當地人所慣稱的「法仔底」；而每位道長所擅長的項目亦各有不同，因此遇到做三獻或逢大型法會、醮事時，往往同門之間互相支援，形成長期的合作關係；如賴慶福甚至是在支援邱望乾後，於騎腳踏車返家的歸途中車禍身亡。而許多道士的後代並不願意學習道、法，如邱天枝、賴阿春的後代皆未隨父學習，故去世後箱籠、抄本多半傳給黃文聰之子進坤；阿响師的兒子則轉行作印刷，也不打算承繼父業。

⁹ 「烏頭」通常指替信眾處理喪葬儀式等「黑事」的烏頭法師，在桃園一帶所指的是釋教的法師，而非指靈寶道士。

¹⁰ 邱金澍的師承等相關資料可參見〈中華鼎新道教會劉厝派沿革史〉之「第十三代掌門劉清風」部分，<http://www.8k.com.tw/school/dimshin/13.htm>，2010.5.3。

¹¹ 黃進坤表示賴阿春曾經說過其派詩為「金真合太和」，與劉厝派自第十四代起的派詩相同，見〈劉厝派古法號對照〉，<http://teacher.8k.com.tw/3.htm>，2010.5.3，故賴真澄、賴合潔、賴太洲即分屬真、合、太三代。

三、綜合多家的傳承與宮務的演進

目前龍安宮每天早上八點開始辦事，主要靠現年八十多歲的黃文聰和第五子黃進坤整天坐鎮，黃進坤的太太會在旁邊幫忙招呼信眾、處理瑣事；黃文聰的一個侄子和黃進坤的一個徒弟也較固定前來幫忙，黃文聰最小的兒子黃進仕有空時也會來廟中幫忙站桌頭；但是主導宮務運作和需要外出處理的事務則皆由黃進坤前去。

黃進坤道號「玄通」，花號「一片丹心」，¹² 後來更自行立下「廣信壇」的壇號。¹³ 與擔任乩身的父親黃文聰不同，黃進坤出生於民國 49 年，正是開始蓋廟的那一年，雖然從小便跟著在廟中鑽進鑽出，對廟中的諸般事務在耳濡目染下也常常有模有樣地依樣模仿，但畢竟當時的廟中有乩身／道士兩套不同的行事方式可以親炙，未被神明掠乩的他也不需要走上與父親一模一樣的道路。在不同的個人、社會背景下，又會使龍安宮接下來如何發展呢？

根據黃進坤的回憶，他在五、六歲時即開始「感受神恩」，往往神明會藉預見或先行夢示來告訴他一些訊息，也跟在父親旁邊站桌頭。廟中舉行三獻時，若學校沒課、而大人都忙的話，則有模有樣地以主家的身分代表隨拜。小學五年級開始幫忙顧廟，已經可以獨立擔任桌頭，又開始學習簡單的收驚。國中一年級時由於常在廟裡幫忙，便開始學習小法，賴慶麻也教他幫忙送外方，¹⁴ 又開始背賴阿春等長輩所提供的抄本，甚至學著畫簡單的符。

由於邱天枝、賴阿春兩位道長的關係，龍安宮常有桃園一帶父執輩的道長前來聊天，看到這個囡仔對這方面有興趣，也會隨機從旁教導，但皆未正式拜師。也曾有道長覺得他年輕肯學又勤於在實務中學習，是個可造之材，便想收他為徒，但有人是因為自身素行不佳（如：有鴉片癮），使黃進坤心生排斥不願答應；再者則是賴阿春考量一方面有此想法者眾，無論答應誰都會得罪其他人；且一旦正式拜師後，其他人為了避嫌就不方便再介入教導，無法再多方學習，所以建議他都不要應允比較好；賴阿春本人則因家道中落，識字不多，家傳的功夫並未學全，也自認不適合收徒以免誤人子弟。等到黃進坤念高職時，剛好基隆的李松溪道長因醮事後發現文檢出了差錯，前來桃園找其師弟核對，順便與賴阿春敘舊，便和黃進坤有了一面之緣。

¹² 據黃進坤表示：所謂的「花號」乃由師父所取，並在歷代祖師前擲筊確定，通常是可以獨當一面開設道壇了才會賜下花號。

¹³ 以「廣信」為壇名，乃表示自己師承「廣」遠壇及紀念賴阿春的「廣」興壇。

¹⁴ 通常替身、割鬮、收魂、祭送等法事皆須送外方。

李松溪道長師承北部林厝派的傳人林樹木（道號漢通），及師叔王添丁（道號漢遜），道號通迅，花號一點丹心，除家傳三奶派外，又學過普庵法，再加上子弟戲的基礎，使其道士的基本功底十分紮實。賴阿春盛讚其人，認為其道法精湛，足以教人，便鼓勵他前去拜師。其後便在賴阿春道長的介紹下，由阿响伯事先教導寫拜帖、桃園父執輩眾道士們指點準備牲禮、拜師禮，並看好良辰吉日，請李鹿祺先生帶路，¹⁵ 由母親陪同前往基隆正式拜李松溪道長為師，學習道士技能。¹⁶

當時黃進坤就讀於高職夜間部，早上必須在廟中幫忙，等中午吃過飯後若無家事需要幫忙，又剛好李道長休假在家，¹⁷ 便匆匆忙忙帶著錄音機，搭火車前去李道長家學習。上課方式則是由李道長示範一段科儀，黃進坤邊錄、邊抄筆記，到傍晚時再匆匆忙忙收拾東西坐火車趕回桃園上課；這樣的長途跋涉前後歷經兩年，直到他夜校畢業後入伍當兵才告中斷。早期當學徒通常例需經過三年四個月的學習期才能夠出師，但黃進坤退伍之後，由於家中急需人手幫忙，比較無法抽身，去的次數也就大幅減少。當時主要向李道長學習的是做三獻禮的部分，後來有機會跟著去參與、練習，才開始將當初的單一示範和實際的全場配合結合起來。

退伍後在廟中有機會時，也開始幫忙後場的部分，但以半看、半玩、半試的成分居多，並未正式學習。直到民國 72 年汐止建凌宮作醮時，才第一次正式上場敲鑼，又剛好是與李松溪道長（司鼓）配合，心情格外緊張。後來去三峽廣遠壇的師叔王宏熾那邊幫忙醮事時，才開始比較正式地學習後場。

民國 75、76 年左右，因地利之便開始配合三峽的師叔協助醮典，參與過大溪龍山寺三朝醮、三峽長福巖（清水祖師廟）五朝醮等，對道教的醮典科儀也越來越熟悉。民國七十幾年正逢臺灣的經濟起飛，各宮廟建醮的機會也快速增加，由於和基隆師門、桃園家中的各方面的人脈都頗熟悉，就有機會與基隆廣遠壇門下、賴阿春、邱望乾、劉厝派的朱堃燦道長、新竹、竹北一帶的道士合作。其中朱道長與他個性相近，許多觀念、做事方式也很類似，所以聊天說地起來特別契合。更曾經在民國 93 年（歲次甲申）自己接下中壢玉尊宮的五朝醮的主醮工作，由於基隆和三峽的廣遠壇都無法提供人手幫忙，只好請朱道長幫忙找劉厝派的人來協助。好在之前在松山、汐止都有跟朱道長方面接觸過，所以配合起來還算順利。但基於請人協助的風險實在太高，父親逐漸老邁又無法不以家裡為重，之後就不敢再接主醮的工作。

¹⁵ 此人曾幫黃文聰站過桌頭，年輕時以跑船為業，對基隆很熟悉。

¹⁶ 李松溪道長家傳

¹⁷ 李松溪道長當時並非全職的道士，一邊還在基隆港碼頭工作，上班時間並不固定。

黃進坤笑稱廟就如同一個綜合醫院，只要信眾找上門，不管掛哪一科，都要想辦法處理。所以除了科儀中所慣用的道法、小法之外，術數、醫藥等也都要懂一些。術數方面，由於從小就常聽父執輩們松在討論，加上自己後來看書學習、長輩也常隨機指導關於三元、三合的基本概念；有位楊清燦先生是伯父的換帖兄弟，也是輔信王公的信徒，對奇門遁甲、元空術十分專精，也會從旁加以教導。至退伍後剛好臺灣易經學會的陳怡魁回桃園開班教授八字、陽宅、針灸等，便也去那邊進行較有系統的學習。

此外，龍安宮在處理信眾疾病時，也常常採取亦醫亦法的處理方式，例如：在一次調查過程中，恰好遇到民眾進來，表示「生飛蛇」已有一個多月，看西醫總不見效，希望幫忙「斬飛蛇」。黃進坤即先檢視其症狀，確認為帶狀疱疹無誤，然後當病患詢問：『是不是因為沾染到「歹物仔」？還是最近運途不好？』時，向信眾說明生飛蛇的病理與解決方式：

生這款飛蛇就是西醫講的「帶狀疱疹」，是因為人較虛、抵抗力較穉引起的，你有聽過「趁虛而入」否？不管是西醫講的病毒，還是一般講的歹物仔、歹運……，攏是佇咧人身軀、精神卡歹的時陣卡有法度影響人。所以你愛正常啍、正常睏、平常時愛運動，醫生開的藥仔愛按時配合吃。無要緊！你這馬提這淨符恰這艾草、茛草、香茅草轉去，做伙焅燒水洗身軀。順繼去草藥仔店買一寡「地蜈蚣」，會使洗嘛會使焅來飲，按呢較緊好。

先將「生飛蛇」的西醫病名及病理加以解說，再結合一般民俗中對「生飛蛇」的認知；解決方式則先從「治本」的生活作息正常開始說起，接著肯定西醫的處治方式，再說明「治標」的方式以期獲得立即性的解決：包括使用淨符、艾草、茛草、香茅草（對治信眾認知的歹物仔、歹運）和配合中醫的草藥。¹⁸

黃進坤認為現代人民智漸開，已不適合純粹用傳統法術性的方式。他提到早期老一輩的處理方式是先看過飛蛇的狀況，再判斷到底是蛇公還是蛇婆，然後以菜刀背配合敲擊鍋蓋模擬切斬的動作來斬飛蛇。現在既然有更科學、合理的處理方式，不妨也配合著一起使用。

目前龍安宮所作的法事，醫療方面多半由現代的醫療體系所取代，無法解決的才會帶來廟裡。到廟裡尋求協助者以收驚、祭解的人數最多，每天早上都有幾十個

¹⁸ 地蜈蚣即釘地蜈蚣，學名為 *Toreia concolor* Lindley Var *formosans yamazaki*，屬於玄蓼科，沿地表匍伏生長，約四—五寸再生鬚根入地延續前進，生態頗似蜈蚣，故有此名稱；中醫認為它有清熱解毒、消炎、消腫殺菌的功能，可煎服也可外用。

信眾前來；補春運者平均每年大約有三、四千人／戶，安太歲、斗燈者也有一、兩千。信眾居住的地區以桃園市、中壢、蘆竹、八德為主，若已遷移到外地去工作或搬家了，也多半習慣回來這裡找王爺解決。另有許多求助者是由鄰居、信眾介紹、或因在他處由其他神明指示而來、甚至還有網友介紹來的，這些人則不一定住哪。此外，黃進坤由於身為道士，所以也常常應邀跨縣市去幫人作法事、通疏文（一朝醮時），他笑稱目前整個臺灣島只剩下臺東還沒去作過法事。

從這樣的實際情況來檢視地方道壇的信眾居住範圍，當可發現隨著都市化、人口流動、以及傳播方式的改變，所謂的信仰圈、祭祀圈、行業圈也開始隨之轉變。雖然仍以道壇所處的地方為中心、為基礎，但例外的情況似乎也有越來越多的趨勢。

四、儀式的變遷：從收驚開始觀察

「收驚」是目前龍安宮最常做的一項法事，作法則隨施法者的背景有異而各自不同：黃文聰由於是桌頭、乩身出身，每每綜合多家的念詞，但過程也較簡短。賴阿春的收驚方式則依照家傳的形式，沒有「攝魂」這一段科儀；收驚後需安魂時，則有時請事主以左掌心接三魂、右掌心接七魄，有時直接拍入事主的後心。黃進坤則以賴阿春的抄本和作法為基礎，¹⁹ 但攝魂、安魂兩段科儀則採用基隆李松溪道長習用的方式。

現今黃進坤的收驚過程大致可以分為下列幾個段落：

- (1)預備：請主家先去向諸神燒香拜拜，而後買份金紙、點三炷香等待儀式開始；道士有時會換上法服、有時則只穿家常服，但皆需先備妥淨盂、法水、三清鈴、符和金錢筊，再請出王爺的法印，並將事主的資料寫在便條紙後放於桌上。
- (2)啓請：俗稱「過神頭」；先以法水淨壇，再一邊搖三清鈴、一邊念請神咒，主家在後持香隨拜。
- (3)說事因：稟告主家資料（住址、姓名、生日），並將所有的需要收驚的可能性皆念一次。²⁰
- (4)收魂：請眾神發兵將收魂（向外）；主家在後持香隨拜，最後並在道士的指示下大聲喊三次：「某某人（事主姓名）轉來喔！」而後道士擲筊確認：若無允筊，則需重新稟告、請神、發兵。

¹⁹ 其抄本經黃進坤重新抄寫過，標題開頭為「正一靈寶」。

²⁰ 此部份會依事主的年齡等不同狀況而有所調整，若知道原因的話則直接稟明原因。

- (5)攝魂、安魂：念安魂咒、請二十八宿，邊念其名諱時，邊用右手持香，在左掌上以 28 劃書寫「靈」字；而後在左掌中左畫三圈右畫七圈，代表安三魂、七魄，然後將掌心合攏煙氣，將魂放歸於事主。若本人在場則直接從頭頂放回；本人若不在，則放入衣服或蓋在符上，然後將王爺的法印蓋在本人的頭上、身上或背上，或事主的衣服、平安符上面。
- (6)拜謝神恩：講好話祝福事主，並請事主向諸神燒香拜謝。
- (7)結束：敕印、敕符，待事主拜謝後將符交給主家，而後放回王爺的法印。

由於龍安宮早上同時有起乩問事和其他法事的處理，通常問事的場所固定在神明前面的科儀桌前，桌上並有準備好的筆、墨及空白符紙、便條紙等，乩身為黃文聰，桌頭則視情況由黃進坤、黃文聰之侄或黃進仕擔任；祭解的場所固定位於廟中的虎邊後方，通常由黃進坤、黃進坤之徒或黃文聰之侄負責；收驚的場所有時位於廟中靠近宮門的桌前，有時則在宮門外棚子下的科儀桌前。

啓請時，黃進坤自稱「弟郎」，從他念的請神咒中，可知所請的神明包括：

三清、玉皇高上帝、太上五靈神老君、王母、七千諸度將、閩山三官神九郎、福州陳、林、李三奶、遊溪法祖朱尪姑、師男前傳並口教古今歷代眾師爺、茅山大法祖、靈度老師爺、法筵會上千千聖、十福筵中萬萬賢、康府王爺、輔信王公、觀音佛祖、天上聖母、哪吒太子、福德正神、關聖帝君、天師真人、北帝真君。

由於啓請通常採取「遍請」的方式，除了康府王爺到北帝真君這段為廟中供奉的神明之外，主要還包括道教神明、三奶派諸神等，據他表示：若去外地幫人收驚，甚至還要再加上當地信仰的神明才算完整。此外，黃進坤每次幫人收驚時，其實也都會有一些小小的差異，有些是因應事主的特殊狀況，有些則沒有任何原因，但大致仍依照上述的結構、順序。例如有時啓請在念請神咒之前，會先加上一段〈發露偈〉當作開場：

發露祈真佑 明心鑒聖賢 虔恭禮神威 願得壽長年
焚香皈尊神 奏明神威前 以此妙香雲 遍由此法界
來臨法會大天尊 來臨法會大天尊

事實上，在龍安宮裡，不僅隨著行法者的背景不同而有不同的作法，由於筆者在十五年前便曾做過龍安宮的儀式調查，比對當時的記錄，也發現當時的作法與目前有些明顯的不同。例如使用的法具中，之前還需請王爺的令旗，在向外收魂時揮

動令旗調請五營兵將，現在則已不再使用令旗。

黃進坤認為儀式是活的，要能自行活用、變通、轉換。就像早期據說有道士尚未學會壓煞的法事，碰到事主上門，便找人一起抬著道士的箱籠去主人家，對準煞神所在的方位將箱籠重重放下以「壓」煞，最後居然也能收效。心誠則靈，儀式未必是關鍵所在。一般而言，老一輩浸淫道士圈的時間較長，對身段也比較講究，年輕一輩則多半簡化，使用的法具也有些調整。而有些儀式的改變是基於時代背景不同而必須作出調整：如藏魂、蓋魂用的魂杯由小磁缸改用旋蓋式的中藥罐，較為方便也較好保存；又如早期農業社會裡很多小法事都去事主家裡做，現在則除了安神位等非在家中做不可的法事之外，大多移到廟裡來做。此外，由於法令的改變，也往往迫使儀式必須調整。如中元普渡結束後，規定必須將紙錢載往政府指定地點集中焚燒，雖然感覺上有點像是請孤幽參與完科儀後還要換個地方才能領受，就禮意上看極不合理，但也只好配合；廟中做三獻禮時本應子時起鼓，但在住宅區內的宮廟往往過了晚上十點若還有儀式，管區警員就會接獲報案前來制止，甚至會被依噪音防制法開罰，不得已之下有時只得將時間提早。

較諸上一輩所做的儀式，黃進坤也常因應信眾的需求開發出一些新的儀式，試圖融合既往所學的各家技進行變通或創新，其原則就是：結合多家，活用抄本內容，掌握禮意、穿插取用，設計新的科儀。如：補運時黃進坤綜合賴阿春與李松溪兩位道長的作法，以賴阿春的作法為底本，但補入念《北斗經》，念的速度則較李松溪道長為快。而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發明了「淨車」的儀式：以念〈安土地咒〉及〈淨天地咒〉配合動作，一方面是剛好時間、節奏配合得上，另一方面取其禮意，因為咒中恰好提到「內外澄清」，就可配合車門內外的灑淨；摩托車則只念〈安土地咒〉，因無內外之分，且車身小，配合較短的咒語剛好。有些創新則是隨廟中神明增加而增加的服務項目，如：由於有人送了一尊文昌帝君前來結緣，便開始開放信眾在文昌帝君前放置准考證影本，拜拜祈求考試順利。

五、分／合之間與現代化

龍安宮每年都固定會舉辦進香、會香的活動，行程多為 1 日。早期只是至大園竹圍村的福海宮，讓輔信王公回祖廟刈香，甚至也曾在開放赴大陸觀光後，跟福海宮一起組團前往大陸溯源。後來活動的範圍開始慢慢擴展，每年都要排行程去不同的地方進香。香客主要是附近的信徒和鄰居，這些人常常會主動招攬親友參與，無需廟方大力宣傳，人數就已越來越多。以今年為例，共有 11 部遊覽車出行，除了回福海宮之外，還去了新豐池和宮、臺中外埔三清總道院、竹南龍鳳宮及龍潭南天宮。

值得一提的是：雖由黃進坤帶隊前去會香，但黃文聰當天仍一如平時地鎮守在廟中，當天早上也依舊有四十多位信眾上門求助，險些累壞了這位八十多歲的老人家。

龍安宮的信眾會外出參香，其他的宮廟也會前來會香，有些是因為廟中奉祀相同的神明、有些是因為人脈的關係、有些是因為神明指示……；久而久之，便慢慢形成了新的交陪關係。但由於黃文聰本身屬於文乩，所以往往會婉拒那些前來會香時，武乩堅持要在門前操五寶弄出流血畫面以顯神威的宮廟，一方面覺得「不是同路數」，一方面也不願意讓自己的信眾接觸這樣的場面。這樣的廟際關係較諸早期老一輩相互支援的道士圈關係，也呈現出另種新的拓展路線——但不變的是：早期的道士們在交陪時會經過一些粗略的揀擇：人品不佳、個性不合、有過衝突的都鮮少來往；現在的廟際交往也會基於類型和對彼此的不同風格的尊重與否而作出篩揀。除了這樣的考量之外，在實際的互動中，是否為同一道派似乎倒不見得是考量的要點：林厝派和劉厝派的道士們在醮事中可以打對臺也可以同場合作；道士與香花和尚也同時具有分工和合作的兩種關係；不同性質的宮廟既彼此區隔，也能彼此在對方舉辦活動時前去捧人場……。凡此都展現出民間各派別多元競合的關係、以及開放的宗教態度。

有兩個例子恰好可以顯示這種分／合之間的微妙關係。第一個例子是紅頭法與烏頭法的故事：據說早期在大陸的道壇是兼做吉事與凶事的，後來有一次因為同一天中在不同地方分別處理吉事和喪事要處理，道士們依慣例在前一晚將兩場性質相反的法事所需用品分別裝在兩個不同的箱籠之中，沒想到隔天趕著出門時在忙亂中將箱籠抬錯了，以致出了兩個大紕漏，從此紅、黑分流不在同一個道壇中做。如前所述，桃園地區的烏頭法師通常是指釋教的香花僧，其法事上的專長是誦念經懺。但早期由於經濟因素，桃園地區舉辦醮典的機會並不多，因此若遇上五朝醮事的機會，除了頭、尾一定由紅頭道士主持之外，有時中間會故意留出兩天分給釋教的香花僧來誦經懺，認為這樣互相照顧，在人情世故上較為「圓滿」。

另一個例子則是龍安宮與龍安堂的關係：在龍安宮的隔壁有一間「龍安堂」，廟的寬度約有龍安宮的兩倍半，高度也足足比龍安宮高了兩層樓，加上外面高掛著大大的看板，遠比龍安宮醒目許多。這間堂建於民國 56 年，其實與龍安宮同是黃氏家族所創建，發起者是黃文聰的堂弟，為五府千歲的乩身。民國 52、53 年左右，龍安宮的信徒前往南部麻豆進香，此時黃文聰的堂弟開口表示：五府千歲要求他代掌龍安宮，由於以神意為名，黃文聰只好接受；後因家中礦油生意的問題造成堂兄弟絕裂，其堂弟便另建龍安堂，以五府千歲為主神，信眾服務以起乩問事為主，也採取登記立案的方式取得地方公廟的資格。目前由黃文聰的堂侄和其妹婿負責主事，

並由堂妹婿引進釋教的香花僧駐廟，與龍安宮由道士駐廟不同；故儀式上沒有割鬮的部分、收驚時的唱唸內容亦不相同；廟中舉行三獻時，龍安宮採取的是道教的方式，龍安堂則用釋教的模式。

另一個道壇發展的重要課題則是「現代化」的問題。例如龍安宮爲了因應現代人普遍重視環保問題，覺得應減少燒紙錢，並結合推廣書香社會，就開始辦「書香普度」。除了一般普度拜拜用的供品之外，另有幾桌是放各類募集來的書籍，也有開書店的信眾、朋友得知後覺得很有意義，會主動捐贈各類書本。普度活動後，再將這些書捐給社區圖書館、育幼院、輔育院、偏遠地區等有需要的機構。黃進坤認爲除了有物質食糧之外，還要有精神食糧，讓「好兄弟」吃飽外也能多閱讀、多明道理。他還認爲：就像是有人中元普度拜四色牌、骰子等希望投孤魂野鬼之所好一樣，說不定也有喜歡看書的孤魂野鬼呢！

另一方面，由於自黃文聰起，黃氏家族皆對社區活動頗爲投入，廟中的空白牆壁處處可見各種慈善機構、弱勢團體……所贈送的感謝狀及匾額。近幾年因黃進仕參與龍岡社區發展協會、成立桃園茄苳溪文史工作室，也跟著協助政府舉辦各種活動；民國 96 年 6 月所舉辦的茄苳溪文化祭，就是其中一個典型的例子。

會不會擔心龍安宮後繼無人呢？目前廟中雖然希望年輕一輩能接手，讓八十多歲的黃文聰好好休息，但黃進坤覺得志不在此的話勉強也沒有用，而收個好徒弟也是可遇不可求的，只能夠隨緣看情況。他認爲：今天信徒之所以來到廟中，主要是因爲王爺靈驗爲主，不見得會以道士爲主要考量。若王爺覺得廟裡的主事者發心濟世，願意施展神威幫助信眾，這間廟就會繼續在地方上持續地興旺下去。

從龍安宮以起乩問事起家的創建、與當地道士圈合作、廣納各種知識體系進行結合、在儀式的調整、創新和廟際關係的開拓中，可以看到在親緣與地緣的交織、影響之下，使龍安宮結合了乩、道、法、術等不同的文化傳統，配合在地信眾的需求與現代化的考量，形成了新舊交錯的地方信仰體系。在有所變、有所不變的堅持下，不僅突顯了地方道壇活潑應變的火居特性，也再現了歷史上各道派之所以能深入民間的發展歷程，這正是華人宗教藉由兼容並蓄所產生的旺盛生命力！